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

日知錄卷之十三

周末風俗 吏治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

徐乾學藏書

不言王矣。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蓋顯王時 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李康運命論云文簿之敝漸於靈景辨詐之僞成於七國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其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

按自春秋之後惟西漢孝文時民風淳厚有刑措之治

咸康以下僅見此也若謂建武永平之治足以上掩文帝淳林之過也

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祐之間爲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脩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正義曰豭牡豬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寄豭者謂淫於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邵氏曰母云者母之也咸化廉淸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

此語稍過

於秦即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

兩漢風俗 元改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粃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左雄傳論可謂

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　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數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脩整可爲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宋袁淑弔古文伯喈衒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史稱齊王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衞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

並輔嗣於平叔當柴平允

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淸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玄王肅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弼何晏爲開晉之始于寶晉紀論曰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旌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殊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淸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

文王是司馬昭謚晉人稱懿曰宣帝

此段議論亭林蓋有激而言之

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特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爲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旣爲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奬趨媚之徒淡鉏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荅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鄧綰傳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哲宗羈縻從汝好官須我爲之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猶猶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仁宗曆之士風一變而爲崇寧者豈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特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攷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

依日釋本改

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石林燕語故事在京職事官絕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較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爲崇文院較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爲太遽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與歷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邢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爲禁從矣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朞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爲切

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人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士習蠹民生而己亦不饗其利蘇轍疏呂惠卿比之呂布劉宋牢之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爲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爲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爲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爲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爲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爲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羮見於色荆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

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爲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晉書下壺傳）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齊梁陳詔並云洗除先注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注之目）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界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用且以佐秋官進鄉評以執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温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爲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也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

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嚙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卽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洿之俗矣

舊唐書薛謙光爲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攷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

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木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脩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避武后嫌名詔改爲制）纔出試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欵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泰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脩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脩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

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爲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矣豈待菑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公孫弘優孟陳言始錄負薪之胤孫叔敖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尹翁歸涿郡之賢常頒羊酒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而饕利者哉以名爲酷治必自此塗始矣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穀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

劭陵公芳

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淡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有若蘊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謚曰先生存者賜之以先生之號歿者則加之以謚如揚播隱居不仕至德中賜號玄埒先生是也宋史同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

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陛宣爲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爲塵土矣國朝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故竊以爲奬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昏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

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闒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兎罝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

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三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佖爲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壖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

爲患由佖之黷貨也故貪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見韓非子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家書蔡興宗傳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殷景仁劉湛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編載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其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訓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赴等失色而去世說紀僧眞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世

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侯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閹人所坐自萬曆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如汪文言一人爲東林諸公大社詩字頌於輿皁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佖之失語鄭綮之歇後薛昭蘊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爲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爲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大雅播遷之餘而思耆俊文侯之命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緩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爲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

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楊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辱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爲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爲莽大夫與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

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諶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脩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曆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劒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即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飾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脩之身行之家示之鄉

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祿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汚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

前頁言黃裳之夫人儉此又言譏其富厚似乎自相矛盾

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元之庸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貪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罪多於朝堂

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爲言謂屈法惠姦非正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太祖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仁宗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石林燕語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懲貪之法亦漸以寬矣于文定慎行謂本朝姑息之政甚於流嶺外自是遂爲例然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小刑名反有疑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爲運甎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遣戍遼東正統初遂多特旨曲宥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爲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乃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

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于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爲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作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祇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曆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官爲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剌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錮

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
洁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
主文宣而孝桓卽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詣察舉豈非
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
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爲御史
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爲之申理帝曰
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
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
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
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
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
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
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爲仁此
猶人主之以行赦爲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
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
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
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

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師古曰罪疑惟輕也）亡贖罪之法（亡無同）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重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詩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失亾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嗚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萬歷）以來贖貨之風日甚一日國

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磑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爲常事矣

禁錮姦臣子孫

唐太宗詔禁錮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貞觀七年正月戊子詔文見舊唐書）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新唐書）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新唐書）宋高宗即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清波雜志）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宋史章惇傳）明太祖有天下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饕餮之象周鼎檮杌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爲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

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鴆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弒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遷配驩州虔通歸國授滁州總管每自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歲餘而死　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戊申萊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竇元禮以宇文化及之黨皆除名徙於邊

冊府元龜權萬紀爲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爲弒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爲懲戒制可　大唐新語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下所司理之昉判曰父弒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楊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家嫡寧惟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蹕之釁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胤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

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史言元禧忤張易之密奏左貶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岌之畫是時壽岌佯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爲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唆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岌亦居甲第有投詩者云劍戟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泉州府志鳴呼今之身爲戎首而外託寫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

至論出以冷隽

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財利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所業）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誡其先攷之僮約乎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成帝寵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玄宗造覺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即以教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敗

奴僕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爲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潘岳西征賦曰混雜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太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

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皆老奴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師古曰監奴奴之監知家務者也及顯光妻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士大夫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則下必有烝弒之臣清斯濁纓濯濁斯濁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閨門必自簡童僕始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濱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而晉灼引漢語以爲馮駁則子都亦字也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爲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斯而甚異日媚闇建祠非此爲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吳中爲甚史言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人今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爲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爲良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出貲雇募如江北之例鄭康成周禮司厲注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風俗通言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吳中亦諱其名謂之家人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其爲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爲善訟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

閽人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

閤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滨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爲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鳴鐘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昉於此

用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忤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白樂天詩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元微之詩蕭相滾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秋來古巷無人埽樹滿空牆閉戟門通鑑作奉成園又以爲馬璘之第並誤按馬璘傳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有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爲嬖臣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之亂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踐阼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遂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池子弟無行家財尋盡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宴於延康里故馬璘池亭自後每逢令節皆然則二馬身後事略同然謂之故馬璘池亭而不曰奉誠園也雍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獻之王鍔家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褒度諫而止稷後爲德州刺史廣齎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伎媵處之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鬬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洪彌奢彌吝

召殺

巧召殺　忮召殺　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鬬狠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三語括盡世情而着字典甚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正自作鄂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鐘鼓在庭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跕跕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轍王荆公詩豈羨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阮嗣宗詠懷詩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遣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僊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脩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守亳時迎潁州僧正顒館於書室親接弟子禮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

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頓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僊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姓家多以僧尼道士爲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今江南尚有門徒之稱）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深斁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

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室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甘茂謂蘇代語

分居

孝武帝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啓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朝南人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煑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汚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荊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爲贅壻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遼史聖宗統和元年十一月詔民有父母在別籍異

居者坐罪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爲正論馬亮爲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財異居李元綱厚德錄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與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爲國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畤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爲達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宮身後子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倣陸生之意預爲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見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表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

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寖淫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

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唐玄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其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謂應賦之丁遇父母在則免差科謂之孝假按此後周太祖所制若雖凶禮則不徵其賦者也可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人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曆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余昔年流寓薊門生日有致餽者荅書云小弟之逐子始詭我辰衰邪之旅臣乃言初度）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制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敎之徒雖已孤露（魏晉間人以父亡爲孤露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亦謂之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詩平生早偏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容（元帝所生母）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魏志蘇則傳）司馬順（字子忠）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魏志杜恕傳注引晉書作龍陽）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

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代之懿親其賢於祼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降臣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貢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下及漢魏而馬日磾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靦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巢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讐行若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爲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齊弘演亡而桓公救衞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齒於人類者矣（今浙江紹興府有一種人謂之惰民世爲賤業不敢與齊民齒志云其先是宋將焦光贊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戮）

楚漢之際有鄭君（見史記鄭當時傳失其名）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謂不稱項王而斥其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

日釋本作浚

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圭而已嗚呼豈不賢於少事僞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爲逆賊所汚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與刺史周俊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之推父協梁湘東王府記室參軍承元帝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卜地燒塼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爲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爲嫌者矣

舊唐書劉昫撰昫爲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我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順帝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卷蓋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

日釋本作徵士

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文帝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爲宋臣乃其作誄直云有晉處士眞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襄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

日知錄卷之十三

孫謙貽藏書記

日知錄卷之十四

兄弟不相爲後 典禮

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如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徐邈亦云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舊史亦但言禮儀使不載其名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潁川府君宣

孫謙貽藏書記

帝之祖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江左升懷帝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後皆復祔元帝時已遷豫章潁川尋從溫嶠議復故明帝崩又遷潁川簡文帝立復故此故事也

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開元初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

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公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祫如此則廟中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

鄧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爲後人之臆見也

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爲後王之式矣

立叔父

左傳昭十九年鄭駟偃卒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對晉人謂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是叔父繼其兄子唐宣宗之爲皇太叔蓋昉於此矣

繼兄子爲君

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

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親獻可謂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

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猶周曰太王也漢則以爲生號而後代並因之矣

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或舉武王爲難鄭康成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繇之王迹興焉不可以一概論也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據此則漢高帝於太上皇尊而不謚乃爲得禮其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當亦號而非謚也

皇伯考

魏孝莊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臨淮王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盛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文祖宣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祫禘失序致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宇宙猶曾奉贊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

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若去帝稱皇求之古義少有依準不納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與此正同襲典午之稱名用孝莊之故事蓋并非張桂諸臣之初意矣

除去祖宗廟諡

漢惠帝從叔孫通之言郡國多置原廟元帝時貢禹以爲不應古禮永光四年下丞相韋玄成等議以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魏明元貴嬪杜氏魏郡鄴人生世祖及即位追尊爲穆皇后配享太廟又立后廟於鄴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是古人罷祖宗之廟而不以爲嫌也王莽尊元帝廟號高宗成帝號統宗平帝號元宗中興皆去之後漢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桓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獻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正據禮和安順桓四帝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

依日釋本增孝字

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弘追謚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準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是古人除祖宗之號而不以爲忌也後世浮文日盛有增無損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眞卿上言上元中（高宗）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列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眞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孝）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眞卿議獨兵部侍郎

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自此宗廟之廣謚號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議矣

唐王彥威所謂叔世亂象不可以訓者也

稱宗之濫始於王莽之三宗稱祖之濫始於曹魏之三祖

漢人追尊之禮　元

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師古曰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又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漢人近古而作俑者定陶共皇一議也

謚法 元

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爲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泉鳩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復之報中於國家者多矣

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然謚之曰昭亦但取其習於威儀爾謚法容儀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復晉昭侯鄭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見弒於其臣是昭非饗國克終之謚也此外齊晉曹許皆有昭公亦無可稱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見殺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漢孝昭帝始以爲美謚而唐之昭宗亦見弒

追尊子弟

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賜謚爲竫公唐代宗追謚其弟故齊王倓爲承天皇帝

內禪 晉

左傳齊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自稱主父此內禪之始

竹書紀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扃帝扃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

唐玄宗於別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謁見冊府元龜城門郎獨孤晏奏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廟之

禮人臣不敢輕議然竊以爲兩廟二主非嚴敬之義蓋唐書所謂王璵緣生事亡（韋彤傳）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封國

唐宋以下封國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趙府有江寧王代府有溧陽王遼府有句容王韓府有高淳王而楊洪封昌平伯石亨李偉封武清伯張輗封文安伯曹義封豐潤伯施聚封懷柔伯金順羅秉忠封順義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蔣輪封玉田伯此皆赤畿縣名而以爲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子嶷秀封臨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祖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爲巴陵王當時臨海郡屬揚州王畿故也豈有以神皐赤縣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

宋時封國大小之名皆有準式而陸務觀謂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夏陽縣伯曲阜今仙源縣夏陽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此二縣以爲司封之失職有明則草略殊甚即郡王封號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縣或以古縣或但取美名初無一定之例名之不正莫甚於今代

乳母

舊唐書哀帝天祐二年九月內出宣旨妳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妳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妳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准楊氏例改封中書門下奏曰臣聞周制宮職夫人只列三人漢氏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至於列妾縱稱夫人亦無裂土割郡之號以胡組郭徵卿保養宣帝之功子孫但受厚賞而無封爵後漢順帝封阿母宋氏爲山陽君則致漢陽地震安帝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師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初無爵邑但擇美名至高齊陸令萱以乾阿妳授封郡君尋亂制度中宗神龍元年封乳母于氏爲平恩郡夫人景龍四年封尚食高氏爲蓨國夫人封爵之失始自此後睿宗下詔封玄宗乳母蔣氏爲吳國夫人莫氏爲燕國夫人歷載以來寖爲訛弊伏以陛下重興寶運再闡丕圖奉高祖太宗舊章行往代賢君故事今則宣授乳母爲郡夫人竊意四海九州之內有功勞安社稷者得不對室家而慙於所命之爵乎臣等參詳妳婆楊氏王氏雖居濕推燥並彰保養之勤而胙土分茅且異疏封之例況昭儀（則）內侍燕寢位列宮嬪夫人則亞列妃嬙供奉左右豈可以嬪御之號增榮於阿保揆之典禮良有乖違其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望賜號福聖君第二王氏望賜號康聖君從之（參用冊府元龜）當國命贅旒權

臣問鼎之日而執議若此有明自永樂中封乳母馮氏爲保聖賢順夫人（實錄永樂七年三月戊辰遣官祭乳母保聖賢順夫人馮氏）列宗因之遂爲成例而奉聖夫人客氏遂與魏忠賢表裏擅權甚於漢之王聖矣

聖節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其時無所謂聖節也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寮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爲令從之十八年閏六月辛卯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閭社會並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祖然後坐飲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縑彩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此節名酺宴之所起也（杜甫詩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謂此新唐書禮樂志千秋節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爲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堙壞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爲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爲戒而不足爲法故不復著其謀）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史不書置節年月）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力士爲金剛神王

召大臣膜拜圍繞自後相沿以爲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德宗貞元十二年復命以儒士參之此齋醮之所起也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節命諸學士及僧道講論三教同異則玄宗時先行之

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誕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名馬計二十餘萬自是歲以爲常後增至百餘萬此進獻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勅以今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奉迎皇太后於宮中上壽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韋綬傳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從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遂寢元稹長慶集有賀降誕日德音狀考冊府元龜大年長慶元年七月庚子仍行此禮而史遺之也又云敬宗寶曆元年六月勅停此禮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翌日御延英上謂宰臣曰降誕日設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雖置齋會惟對王源中等暫入殿源中爲翰林學士至僧道講論都不臨聽宰臣路隨等奏誕日齋會本非中國教法臣伏見開元十七年張說源乾曜請以誕日爲千秋節內外宴樂以慶昌期頗爲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以十月十日爲慶成節從之開成二年九月甲申詔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會宴蔬食任陳脯醢永爲常例又勅慶成節宜令京兆尹准上巳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其延英奉觴權停太和九年浚曲江作紫雲樓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自是武宗爲慶陽節宣宗爲壽昌節懿宗爲延慶節僖

按新唐書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第進士以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尚書左丞相兼侍中此作乾源曜誤

宗爲應天節昭宗爲嘉會節哀帝爲乾和節（並冊府元龜）然則此禮掛於玄文二宗成於張說源乾曜路隨三人之奏而後遂編於令甲傳之百代矣

冊府元龜載開元十七年尚書左丞相乾源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聞聖人出則日月記其初王澤深則風俗傳其後故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玄鳥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錄追始樂原其義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清明總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羣臣相賀曰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爲嘉節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陽射圃五日綵線七夕粉筵豈同年而語也臣等不勝大願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令甲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綵結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將壽酒宴樂名爲賽白帝報田神（作）上明玄天光啓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美俗帝手詔報曰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因人事表記八月五日當朕生辰感先聖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請爲令節上獻嘉名勝地良游清秋高興百穀方熟萬寶以成自我作古舉無越禮朝野同歡是爲美事依卿來請宣付所司（路隨奏不錄）

太祖實錄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罷天下進賀聖節冬至表

箋上曰正旦爲歲之首天運維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進表稱賀禮亦宜之生辰冬至於文繁矣昔唐太宗謂生辰是父母劬勞之日況朕皇考皇妣早逝每於是日不勝悲悼忍受天下賀乎宜皆罷之自是每聖節之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十三年七月韓國公李善長等累表上請然後許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賀宴羣臣於謹身殿歲以爲常然而不受獻不賦詩不賜酺不齋醮則聖諭所云勉從中制者也

君喪

世謂漢文帝之喪以日易月考之於史但行於吏民而未嘗槩之臣子也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當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於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纖以示變除之漸自始崩至於葬既無定日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後世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而已葬之後變爲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又百餘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至於臣庶之喪不爲制禮而聽其自行或厚或薄魏其武安傳言欲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是知漢初未立服制然三年之喪其能行者鮮矣孟子滕文公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之行也是喪紀之廢已久史書所記公孫弘後母卒服喪三年史記

本傳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漢書本紀原涉父死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游俠傳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並後漢書本傳鮑昂處喪毀瘠三年服闋遂潛於墓次鮑永傳薛包爲父及後母行六年服喪過乎哀劉趙淳于傳此從其厚者矣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漢書本傳此從其薄者矣東海王臻及弟蒸鄉侯儉母卒皆吐血毀眥至服練紅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後漢書本傳哀紹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陽長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後漢書同此失之前而追行於後者矣薛宣爲丞相弟修爲臨菑令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門之內而厚薄各從其意者矣漢書本傳然而哀帝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漢書本紀而應劭言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楊雄傳註是其所以訓之臣庶者未嘗不以三年爲制也若夫君喪之禮自戰國以來固已久廢文帝乃特著之爲令以干百姓之譽而反以蒙後代無窮之譏平帝時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至唐玄宗肅宗之喪遂改爲初崩之後二十七日唐書崔祐甫傳載常袞之議云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崩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蓋變而逾短而亦不無追咎夫漢文之

作俑矣

晉書羊祜傳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奪服實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人主遂服不猶善乎玄曰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傳玄之言所謂禦人以口給者也不能緣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爲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幾而賈后殺姑劉石更帝豈非詒謀之不裕哉

（此更不通）

後秦姚興母虵氏卒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仕孝之舉也興從之若傳玄羊祜之見其不及姚興之臣遠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按此唐制非漢制范誤）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緣）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

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眞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佩胷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聖王之遺意而立爲中制者

升菴集中釋經頗爲解頤此條則曲說也

楊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賈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

朱子作君臣服議曰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當參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

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倉陸道威（世儀）嘗刱爲君喪五服之圖其略爲（謂）嗣君及勳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士庶人斬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絕而服有降殺亦不至捍格難行蓋本朱子之意而實出於魏孝文所云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之說然三代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爲君斬衰三年者諸侯爲天子卿大夫爲其國君家臣爲其主若庶人之爲其國君但齊衰三月（白虎通曰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三月而已又曰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註曰不服與畿外之民同）而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言國君之喪）正義以爲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別親疏明貴賤者則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別無所謂國君而等威之辨則未嘗有異於古苟稱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禮復見於今日而人知尊君親上之義亦厚俗之一端也（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

其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爲過也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則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禮爲君爲父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者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以其長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　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濟陽張爾岐言今人受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爲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即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柩東爲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適而不當矣

南史孔秀之遺令曰世俗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繇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居喪不弔人

禮父母之喪不弔人情有所專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穀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天子之喪猶可以不弔而況朋友故人之喪乎孔氏曰若有服者則往哭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喪之人不能不出獨廢此禮有所難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設

古之於喪也有重於祔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尸以象禮檀弓重主道也

古人祭必立尸其事繁重而難行後以繒像當之似亦貌其先人之義必欲反而從古是猶廢楮墨而漆簡也可乎

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太公之廟麻嬰爲尸孟子亦曰弟爲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漢文翁成都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於兩旁

朱子白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頹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尚書胡濙以爲國初更定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准行今按鳳陽縣志言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

時爵號一皆革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千載之陋習爲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牆置像於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

宋文恪訥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是則太祖已先定此制獨未通行天下爾

從祀 元作配享

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宋史贊言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

十哲

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慈谿黃氏震曰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禮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子以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繼而止之而非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無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爲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宋史禮志度宗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封顓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

按理宗作顓孫子贊其末語云色取行違作戒後人似亦不足之辭據孟子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爲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而刱攻之於千載之下邪當時之論如此愚按論語首篇即錄有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曰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誄之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其爲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卜哲之祀允宜釐正

孟子不曰有若似聖人史記乃云有若狀似孔子謬甚

嘉靖更定從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三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太宗紀無賈逵止二十一人今依禮儀志增又按唐六典祠部名有賈逵然貞觀時未祀七十二弟子則爲二十二人開元八年勅七十二子並許從祀則卜子夏已在其中而先儒止二十一人六典國子祭酒司業條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賢則亦誤也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註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楊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註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爲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宋史禮志神宗熙寧七年從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以孟子同顏子配享殿上封荀況蘭陵伯楊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並從祀於左

丘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舒王同顏子孟子配享殿上安石子雱臨川伯從祀諸賢之末此封三人爲增入從祀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元文宗至順元年方進仲舒從祀

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淳祐元年進周頤避光廟諱去惇字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唯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註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爾成化三年五月乙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請以元儒陳澔以胡安國蔡沈例從祀勅下江西考其行事以聞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書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爲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去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又改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祀於其鄉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成化初劉定之議以爲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雖其中不無可議然當世衰道微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者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注釋各竭其力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爲功殆亦猶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譜牒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當宥之況小失乎又曰愚竊以爲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也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制乎

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爲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進陸九淵者爲王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意也與宋人之

進荀楊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范甯諸人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

祭禮

陸道威著思辨錄欲於祭禮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謂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一族衆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有法顧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衆繁重難舉無差等隆殺之別愚意欲倣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爲宗祭法歲始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以高祖爲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衆繼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爲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衆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祖爲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衆繼祖之宗主之仲冬則祭一代以考爲主合同父昆弟繼禰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餘子則獻物以助祭不惟愛敬各盡而祖考高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似於古禮初無所倍或曰高曾祖考祭則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加損答之曰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云上殺旁殺下殺中庸言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況喪禮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此今律文是喪禮已有等殺何獨

於祭禮不可行乎。此雖叛舉。恐不無補於風教也。

女巫

周禮女巫舞雩但用之旱暵之時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陰也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證也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之禮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肅拜杜岐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爲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多是謀猷之士少有通儒碩學所以郊祀上帝六宮及女巫預焉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牲歌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illegible]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illegible]之禍犯者以違制論大金國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illegible]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頹落禮典廢遲女巫雜覡淫祀違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唐書黎幹傳代宗時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鑿

土龍

日知錄　卷之十四

北京华古籍保护